

坤生乾旦，演绎美丑之缘

Between the beauty and ugliness

记新编京剧《诸葛亮招亲》

□郑 蕉

诸葛亮，这个人们心中、眼中杰出的古代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智慧的化身，难道也有懵懂的青春、年少的感慨和动人的爱情？

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全新打造的新编京剧《诸葛亮招亲》，为这些问题给出了答案。

在深深浅浅的春色、清清爽爽的凉亭、淅淅沥沥的细雨之中，少年聪慧的诸葛亮遇到了阿丑姑娘。一次相会，一场误解，一番委屈，一阵心动，并不是“郎才女貌”的窠臼故事，而是“女才郎貌”的意外突兀。主题内容虽属新编，但无论是创作还是舞台呈现，《诸葛亮招亲》还是最大程度地尊重了京剧本体。全剧情节流畅平稳，唱词简明易懂又不失文采，曲调饱满，节奏明快，坤生乾旦的出彩演绎，更是让观众在会心一笑中体验到原著的

真意——这部戏的原作为小说，正如作者蒋星煜所言：“文学、艺术带来思考启迪固然很好，但给人娱乐也很重要。”

小制作的戏曲作品，在舞台、服装等元素上往往显得简约朴素。这正符合京剧艺术“以演员为中心”的审美特征。编剧、导演将创作精力集中于京剧表演艺术的展示，从而给了演员充分的表演空间。考虑到剧中的诸葛亮尚未出山，年纪很轻，因此女老生杨森并不带髯口，扮相十分清新。演唱时，杨森在苍劲雅正、韵味浓厚的老生唱腔的基础上融入了小生唱腔，以更贴近人物的年龄和身份。牟元笛扮演的阿丑以尚派唱腔为主，融入些许荀派味道。以往，丑姑娘的角色一般被划入彩旦这一行当，而牟元笛的表演基本定位于花衫，同时

借鉴了青衣的稳重和花旦的天真、豪情与泼辣，在“做梦”一场中，牟元笛还运用了刀马旦的功底展现，水袖、圆场功夫干净利落，博得阵阵掌声。

“闻君择妇，身有丑女，黄头黑发，唤名阿丑”。“阿丑”能书会画，心灵手巧，才高八斗，做得木牛流马，出头露面不苟礼教，只因那幅无脸自画像泄漏了心中的秘密。美、丑本无标准，取舍之间，映照的正是自身的修为与胸怀。当今社会一切都以视觉愉悦为审美标准，爱情与婚姻一次次地沦为感官的艳遇，而心灵的沟通与思想的交融却几乎被遗忘殆尽了。庄子曰“原天地之美”方能“明万物之理”，当我们渐渐远离自然万物之时，确实需要通过追溯古人的思想行为，找回真正的美的标准。■

那冤家他是羊落虎口要命难存。

想严府杀人还不够，
我兰贞岂能去害夫君……
只要我们夫妻和，
天翻地覆我都不顾。

这三段唱，是严兰贞在书房门外听到丈夫扬言要诛杀祖父严嵩、父亲严世藩以及休妻后的不同反应，体现了封建社会的夫权至上和女性的从属地位。兰贞躲在书房门外，听曾容在内独自嗟叹自己的多舛命运和离奇身世，发现祖父和父

亲乃是导致曾容一家被满门抄斩的罪魁祸首。她对丈夫诛杀祖父、父亲的计划无动于衷，却在听到“我将你一封休书退娘门”后大为恼怒。不过，这种恼怒马上就平歇了下来，发出“只要我们夫妻和，天翻地覆我都不顾”的愿望，决定站在丈夫一边。封建时代的女性并不具有独立人格，甚至被男人视为财产——未出阁时其“所有权”在于父亲，出嫁之后转移到了丈夫，正所谓“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”。婚后的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，丈夫

是其唯一的生活依傍。因此在娘家与夫家的争端中，女子决意站在夫家这一边，也是十分自然的。尽管剧中竭力表现兰贞的机智果敢，但对女性附庸地位的认可，是构成《盘夫索夫》故事情节发展和结局的主线。

研读《盘夫索夫》的唱词，不难发现其中处处包含的儒家伦理、封建道德观念。观赏传统老戏，享受的不仅是视听上的愉悦，更可以感受、探寻其背后所蕴藏的历史人文背景。■ 书法 / 张国宏